

胡澹与香溪洞

市直 李杰森

从目前能够收集到的史料看，记述香溪洞最初的文字当属胡澹的《奉命访张三丰到香溪洞》，镌刻在香溪洞纯阳宫旁的石壁上，也记载在康熙三十四年的《兴安州志》里：

枝头小鸟语间关，野径无人自往还。扶杖过溪临绝壁，石桥空听水潺潺。彼时的香溪洞纯天然、原生态，大约只有石桥一座，鸟语花香，溪流淙淙，空寂悠远，路况还极差，时值壮年的胡澹跨过溪流尚需借助拐杖。张三丰倒是的确没有找道，奉命却是真的。因为胡澹前辈子就干了两件事：一件是寻找张三丰，另一件是寻找朱允炆。也可以看成一件事，以寻找张三丰的名义寻找朱允炆。

张三丰并不只存在于金庸的武侠小说世界，现实世界也真实存在过，影响还很深远，张廷玉主撰的《明史·方伎传》中与周顛、张中并列，因不修边幅，人号张邋遢，“永乐中，成祖遣给事中胡澹偕内侍朱祥资玺书币而往访，遍历荒徼，积数年不遇。”

出生于1426年、代宗景泰年进士、只比胡澹小51岁的黄瑜所撰《双槐岁钞》中专门分列一节，为张三丰立了个小传，称“三丰遁老”：“永乐初，文皇帝累遣使求之，以给事中胡公往，遍物色之，不能得。”

无论官方记载，还是民间描摹，都确

定了张三丰曾经真实存在，社会影响力还相当巨大，朱棣派胡澹满世界寻找，翻了个底朝天，却“积数年不遇”“不能得”，那么胡澹到没到过安康，有没有写过《奉命访张三丰到香溪洞》？

胡澹除特务身份外，还有一个医生身份，出过一部医学专著《卫生易简方》，推崇张仲景，普及中医基础知识，流传甚广；有一部诗文集《芝轩集》，可惜散佚，无考，因而写在香溪洞的这首诗就成了孤证，无从佐辨，而本人到过安康却是不争的事实。

执行特别任务的胡澹，十六年的暗访生涯所踪迹秘而不宣。雁过会留声，一个叫王绫的书画家跟胡澹同为常州人（王绫常州府无锡人，胡澹常州府武进人），俩人在北京偶遇，王绫羡慕胡澹游历名山大川，见多识广，谈吐不俗，就写了一首《赠胡都给事中》诗。歌颂赞美的诗一般都不重要，而这首却特别重要，是因为王绫在前面写了个序：“都给事中胡君源洁，文雅清慎，志趣高朗，与予有同郡之好，尝自大江而上岷蜀，繇（由）关陕至于中原，凡名山古迹之间履无不至。今年邂逅北京，同宿寓所，因得扣其登览之胜，闻见之广，不觉令人鄙吝顿消而神爽飞越也，遂赋诗美之。”

交代一句，胡澹字源洁，号洁庵，谥号忠安，后世多称胡忠安。这篇序言透露

了胡澹的暗访路线图：沿长江而上，到达四川，再由四川抵关陕，由陕西而至中原，凡是名山古迹无往不至。

更为重要的是胡澹在安康时给朱棣写过一封公函，记录在《明太宗实录》卷八十一：“（永乐六年）甲戌，户科都给事中胡澹言，陕西汉阴、洵阳等县所输汉中府金州刍粟，储蓄岁久，朽腐甚多。盖金州地僻，所储刍粟支用者少，而有司县照旧催征，民用困乏，请令民代输钞以便。”

永乐六年，即公元1408年，三十四岁的胡澹从四川经安康逗留，看到汉阴、洵阳等县征缴的牛马饲料在金州库房里堆放太久，腐烂太多，请求朝廷以钞票替代实物，方便缴纳，避免浪费。

可以证实，胡澹实实在在到过安康，停留时间不会太短，以他“凡名山古迹之间履无不至”的性格，香溪洞自然不会放过。虽说连张三丰的人影也没有找到，从江湖归来时胡澹还是受到朱棣隆重接见。刻石、碑记作为传统的文化信仰、精神符号，明人概莫能外，何况胡澹已位极人臣，自有好事者把其诗文奉为圭臬。一百年后的嘉靖年间，一个叫刘阁的金州知州（一说汉中通判）曾写《游香溪牛山记》：“度香溪，入崇山，中有石洞，相传吕洞宾、郭尚灶传道兹洞，洞前有石棋枰及子，人不敢取。尚书胡澹诗镌石壁。”刘阁

在香溪洞转悠的嘉靖年间《奉命访张三丰到香溪洞》已在石壁上刻存多时。

在胡澹题写香溪洞诗的七十年后，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河北深州人郑福做了金州知州。郑福对治理郡县自有方略，疏浚过神滩河的河道，绞杀过七里沟的猛虎，树桑棉、艺苡粟、修庙学，政声斐然，还邀请时任白河县令普晖组织编纂了《金州志》。清嘉庆二十年郑谦、王森文撰《安康县志·旧志传》说：“郑福《州志》作为成化戊戌，既而一修于嘉靖，再修于万历，不过取成书增补之。”想必胡澹的那首诗从郑福开始就保留在历代编修的志书里，与香溪洞纯阳宫旁崖壁上的石刻一样，流传至今。

普晖在编纂《金州志》之余，兴致盎然地搜罗了八个旅游景点，称作金州八景，各赋诗一，香溪洞居首，题为《古洞仙踪》：

古洞深碧碧峰前，遗踪共说有神仙。春风香送桃花雨，晚日晴薰玉树烟。滴露研朱人已去，推杯看月事空传。我来策蹇闲游赏，信是壶中别有天。这大约是留存下来继续胡澹题咏香溪洞后的第二首诗，经过七十年的建设，香溪洞的路况改善不少，普晖已经不用拄着拐杖过溪，而是骑着毛驴赏玩了，道教仙踪由此衍生。



瀛湖 第101期

春韵 曹心语作

祖父教我当漆匠

平利 向兴述

祖父是位割漆匠。受他的影响和技艺传授，我也曾加入过这一古老而传统的行业队伍。不过，那都是些陈年旧事。

20世纪60年代末，我被迫无奈从学校回到农村，当上“返乡知青”。第二年，生产队抽调3人割漆，不满20岁的我报名参加。祖父听说我要学割漆，当漆匠，觉得自己几十年前干过的事有人接班，心里特别高兴。割漆时节还没来到，他便早早为我准备好了割漆刀，装漆液的大小木桶，以及竹篮等各种割漆用具。

祖父告诉我，距离远近适当，一个漆农一天可割五六百漆口子，需要漆树100棵左右，常称为“一朝”，即一天工作量。漆树口子每割一次，中低山小木漆树被称家漆树，一般间歇四至五天。中高山大木漆树被称野漆树，需间歇六至八天。按照祖父指点，我准备了5个作业区，即“五朝”，以供5天连续采割。根据情况，可休息一至两天，顺便做些下轮采割的准备作业。

割漆正式开始后，祖父不顾年近七十有余的身体，亲自上山到割漆现场为我做示范，讲解技术难点和要点。他指着漆树口子部位，比划每次所割树皮的长度和宽度，告诉我刀口每次应向上伸一点，这样割出来的漆口子，远处看着，好像人在微笑一样，既有利漆液流淌又有保护漆树作用。另又如何注意安全，如何收取漆液，保管漆液，他都讲解得清楚明白。我严格按照祖父教科书般的知识传授，运用于实践之中，受益匪浅。

漆液掺水作假，自古相传，具有神秘色彩。说用什么骨头煎熬后的水，可投放漆液中。还相传，用什么中草药熬水后，掺入漆液中可以假成真。祖父告诉我，所有这些，只是传说，是真还是假，自己没有见过，也没有干过这些事。他严肃告诫，人做事要踏实，漆就是漆，绝不能掺水作假，坏了良心。祖父在我心目中，像圣人一般，他说的我必须无条件遵循。

“远看像猴子，近看像是叫花子”，是家乡民间对割漆人的生动描写。由于特殊职业原因，割漆匠每天穿着陈旧且沾满漆液的工作服，身上散发出漆液那种怪气味。身背小竹篮，手提小木桶，与“叫花子”模样十分相似。而割漆匠从早到晚，朝朝暮暮，都要在山林中的漆树上爬上爬下，也的确具有猴子风采。

割漆是一项又险又脏、又苦又累的工作，民间曾有“世上做活狠，割漆搭田埂”的顺口溜。对于人的身体和生命来说，割漆属高风险行业之一。一不小心，就会从树上摔下来，或者在陡峭悬崖边摔倒，造成生命危险。更有甚者，是将手提木桶中的漆液，摔倒时泼在自己脸部。漆液对人体腐蚀性特强，危险极大，会产生严重后果。有些从未见过漆树的城里人，只要从树下经过，就会立刻全身过敏，发痒、发红、发肿，俗称“漆臊子”。山里人从小接触漆树，抵抗力稍强。但割漆匠天天与漆树和漆液直接接触，脸上和全身也会脱皮，造成身体和心理创伤。

我每天要面对一百多棵漆树，从割口子到收取漆液，每棵树上四次，一天上下树就达五六百次之多。而这二百多棵漆树，全部零星散落在山山岭岭，沟沟岔岔或密林或杂草丛中，有的间隔几十米，有的间隔几百米不等。我还要不停地上山下坡，左拐右拐，每天奔走数十公里，其工作量，辛苦程度，可想而知。这真是“百里千刀一斤漆啊！”

入秋后，天气一天天变凉，漆树叶变黄变红，散落在地，漆树也没有了水分。这时祖父告诉我，割漆工作可以停止了。

农历九月，到了生漆收购时期。生产队的那两个割漆者，将漆液运往近十里的龙门供销社。由于掺水作假严重，漆液质量低劣，被拒收购，损失严重。我的漆液，经过多重环节检测，108市斤，不但数量比那两人多，而且质量过硬，是“漆液清如油，光亮照见美人头，搅动琥珀色，挑起悬丝带金钩”的上等精品，顺利被供销社收购。此时此刻，我似乎有了一份成就感，苦中之甜，苦中之乐，油然而生，溢于言表。



行走蒿坪(组诗)

汉滨 蒋典军

蒿坪
汉水一截枝丫
包茂高速上一个逗点
紫阳门楣上一帧横批
巴山深处的绝句

没有挤窄音域
整个村子瞬间安静下来
老戏骨甩出的头一嗓子比米溪梁高
围坐的眼神跟着睁大

古典的风
把明朝种下的蒿草
从头到尾篋了一遍
腾出一块平地名曰：蒿坪

八十多岁的戏骨即
过门调子一起来
像蒿坪河水一样流畅
老艺人指间每个滑弓音
鼓槌击打的每个板数
七十多年一直没有黄腔

水滴们从北沟口出发
一路小跑，跑成蒿坪河
初夏蒿坪河里醒着的章节如丝、似雾

情深处、韵调低过蒿坪河
看戏的眼睛眯成一条拉锁
十指轻叩椅子腰帮
汉剧梳理出的古韵
嘹亮乡村夏日
正是窑湾村迎客独有手势
从戏里走出来 握住掌声
“是我老了，戏没老……”
一阵凉风与树叶对话
“这么多二黄戏都没忘啊？”
“要忘，得二百年呐……”

四月，蒿坪河薄如丝绸
有意放低身段
抬高田野、庄稼茶园和产业观光园区

米溪山站在高处
选择一个细长句子
圈住蒿坪，整理一个盆地
注释一方青山绿水

村戏
米溪山、凤凰山

用人间烟火能敲响的乐器
我靠在戏外的早茬玉米秆上
醉成一件瓷器

蒿坪河
将巴山再向西挪百里
蒿坪河就宽一些
打开传说
盛产蒿草之地
一夜之间，让湖广移民薅尽
腾出一块盆地
晾晒沃土，存放晶莹

禾苗需要露珠装扮
凤凰山就缝制一条河
亮烟爬上北沟口侧锋起笔
写完一条蒿坪河，攒足窈窕清澈
围炉，冲泡紫阳毛尖

品茶
一曲《高山流水》在弦上
隆重举行三点头出壶仪式
雪白白瓷盅
用久早迎霖姿势
轻擦双唇

一曲续汤，一板鼓点起身
把一幅画，一壺茶园
一处农家大院，一堆赞叹
一阵树叶拍的掌声撞进紫砂壶

读蒿坪
蒿坪曾在歉收的年景用空气充饥
如此，就随便抓一把风解渴
如家豪迈的把风解渴
偏偏给这里的生灵种下出行的苦难

没有怨过煤炭
更没有讨厌黑色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蒿坪被米溪山宠到半腰
站起来，后来因淘洗煤炭又趴下多年

蒿坪河一直守在乡村
在大巴山眼里
是缝在紫阳版图上一截拉链
从北沟口动身
沿路孵化绿色喂养村庄

蒿坪河在四月是条沟
装满了水和卵石瘦小的咕嘟声
全然不顾浪花的羞涩
高声显摆雄起的溜光圆滑

米溪梁绵延的卧姿
给左右的江河让出一条路
从煤炭里救出火焰
燃烧成如今红红火火的日子

你相信永恒吗？

当一个人像火焰看着我，火焰是我缄默的解脱。那时的我被倒映在火焰里，成为时间的标本。我始终没有回答。小辉抛来的问题，总是和眼前的一切格格不入。或者他已经有了答案，问我，只是为了印证他早已占卜过的卦象。

后来的很多年，我似乎拥有了更多的视野：常常是笔端流转，寻回字里行间的另一个我；常常是风掀开排列的字句，而窗外飞雪；常常是山水间寻一卧榻，又醉倒在别人的酒杯里；常常是一个人，又是一群人——喜悦和溃败时常有之。

而在蒙尘的时间深处，小辉的疑问仿佛火焰，总是让我在迷途中看见自己，也看见他。

小辉是我的发小。他从小父母离异，跟着母亲长大。对于“父亲”这个概念，他只能从别人的口中模糊地勾勒。他的母亲开了一家裁缝铺维持生计。在一段时间里，我是他唯一的朋友。

小辉的右手天生残疾，所以他总是穿着长袖衣服，这样就能遮住右手。哪怕是在燥热的夏天，为了救一只落水的狗扑进湖水里，他爬上岸也不忘拉扯自己的袖子。他从未拥有过父亲和穿短袖的快乐。

我们的友谊和我们一样年少。我们一起上学、放学、踢足球、追铁人。我会偷偷拿走母亲的钱，请他喝汽水；他在我被人欺负的时候会义无反顾地站在前面。他说，我比你胖，抗揍。

但我在一年以后感到沮丧。小辉并不会像别人一样，给我带来优越感。当身边的人都在炫耀他们的家境和结交的朋友时，我说不出“小辉”的名字。我甚至听到有人议论：傻子和傻子才在一起。他们的嘲笑仿佛沉重的衣柜，每当我回到卧室里，就横在眼前。我无力挪开。

我打算跟小辉说出分手。一个午后，我正在睡觉，小辉坐在我的床边等我醒来，好像守着一个病人。我在半梦半醒间看见他用左手翻着我的书，又趴在我的桌子上写字。母亲劝他把书踢起来，他始终没有。他看不穿我已经醒来。我迟疑了一阵子，假装刚刚睡醒，然后和他一起去看电影。

新建的亭子被称为“望月亭”，在簇拥的草木中腾出一条路，名曰“望月路”。这里的人们多么喜欢明月，命名时也未忘了“月”字，好像只有念在嘴边才能永恒。沿着望月路一直走，是一个露天电影院，每周末都要播放电影。我和小辉是忠实的观众。这里的银幕闪烁，让我记住了很多别人的故事。

那天我终于看清了小辉的样子。他的脸上始终夹带着超越年龄的平静；大脑门底下的眼睛被灯光照亮，像两滴露水；他不怀疑此刻，所以在电影猛然转场的瞬间，胳膊肘默契地碰了碰我；他的右手戳在宽敞的裤兜里。

直到电影落幕，突然有人点起了篝火。哦，我们才发现这年快要过完了。人们跨过大火嬉笑的样子好像舞蹈。我犹豫很久，拉住准备跳舞的小辉，终于说出了口：小辉，以后你不要来找我。我自知无理，没有抬头看他，转身就跑了。

春天开始将绿色重组，我也开始新的生活。我决心不再想起小辉，然而并不如愿。一周后，我去小辉的家里找他，他的邻居告诉我，小辉和他母亲已经搬离了村子。

很多年后，我离开故乡读书、工作、生活，跻身在这人海车流。但在我与故乡之间，小辉始终像一座桥，连接着我与过往。有一回我终于得到消息，小辉已经成家，他和我的朋友在故乡遇见，他欣喜地打听我的消息。我的心一时间飞起来，又重重地落下。他小时候样子重新出现在眼前。

有一段日子，他像个小女孩一样爱哭，因为无处安放，因为无所适从。我才知道，他要和母亲离开村子了，所以他留恋我，想每天和我在一起。而我却准确无误地刺伤了他心里珍贵的友谊。

我决定去找小辉了，我得知他在某个医院工作。我们也许少了言语，但在这样的夏天，我要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约他和他的妻子去看电影。我们会遇见故乡的河道，遇见一条叫“望月”的路，遇见升腾的雾霾和登目可见的山色。

他会问我这些年过得怎么样？我会告诉他，有一种永恒像火焰让我舞蹈。

座机里的亲情

魏青锋

搬家时，我忙着整理自己的两箱旧书，敏敏在客厅、卧室和厨房来来回回转悠，看有啥东西要搬，最后她将目光定格在茶几上的那部座机上。我知道她的心思，随后找人把座机迁移去了新居。

这部座机是敏敏外出上学那年，岳母为了方便平时跟她联系，找了邮电局上班的老同学装的。彼时大家都在药厂家属院住着，有一年院子里一下子就有四五个孩子考上了华山医药技校。学校离华山风景区不远。当时西康铁路还未建成通车，每次上学，要么坐汽车翻越秦岭，然后自西安转车去华阴。要么乘火车，绕道阳平关、汉中、宝鸡，转一大圈，最后经过西安、渭南，在孟源站下车。

敏敏从小到从没离开过家，一下子要跑那么远的地方去上学，虽说院子里的孩子多，彼此可以相互照应，可岳母心里还是有万般不舍。最终她咬牙花了两千多给家里装了一部固定电话，那年月的两千元可不是小数目。据说岳母当时的月工资才四百多，岳父在地区运输公司跑长途客车，一个月累死累活拿到手也就五百大点。

这部座机是当时家属院里的第一部电话。起先外面上学的孩子三天两头给家里挂电话，一接通电话：“龚姨，我是四儿，麻烦你喊一下我妈，过十分钟我再打过来。”敏敏和岳母的电话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此时岳母还在提取车间上三班倒，有时正好碰到晚上上班，岳母就跟组长请半个小时假，匆匆跑回家，搁电话跟前等铃声响，可愣是半天没动静。过了好几天，有天夜里快十点了电话铃声响了，一拿起电话，敏敏在电话里着急地喊：“妈，我没钱了，你给我打点钱呗。”

“你这妮子！”岳母佯装嗔怒着，“钱花完了，你就想娘来了，上周末我上班呢，请假回家接你电话，等半天不见你人！”

“妈，我忘记了，那天跟同学爬华山了。”敏敏撒着娇，“以后每周六我一定记着给你打电话，这总可以了吧！”

最后一个学期，马上就要毕业实习了，突然有天，岳母没打招呼来到学校，敏敏高兴极了，带着岳母去华阴市区逛了一天，本来说好第二天大家陪着岳母去爬华山，院子里去上学的几个孩子都跟各自的班主任请好了假，可到了跟前岳母却着急要走，说她还要赶去宁陕县城办点事。

岳母回家没有乘火车，而是转道西安，在长安县的二姑家住了一晚上，随后坐了翻越秦岭的长途汽车，去了宁陕。后来敏敏才听说，在她四岁那年岳母还给她生了妹妹，因为当时政策不允许，所以妹妹出生当天就被二姑抱走了，托人送给宁陕县的一户人家，可由于时间太长，二姑只记得中间人姓刘，左脚微跛，平时于街道摆摊卖菜为生。当岳母站在那间破败的泥坯房前，眼里闪着泪光，想着很快就要见到朝思暮想的小女儿了，那些平时不知道藏在哪里的泪水，此刻齐聚在眼眶里。可刘爷爷两年前患了脑梗，脑子有些失灵，任岳母问了半天也没有得到有价值的线索，最终只得无功而返。

岳母离开学校后，敏敏寻思着似乎哪里不对劲，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想到此，正上晚自习的她心急如焚地奔向学校门口的电话亭，拨通了家里的座机，一声一声的长音后，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整整拨打了两天，从早到晚，家里似乎总没有人。终于挨到了周末，敏敏买了火车票匆匆赶回安康。

跟敏敏的预感一样，家里真的出事了。她一走进药厂大院，看门的毛桃姨就告诉她“你妈在地区医院住院着”。她上住院部的楼梯时，无意中瞥见六楼的指示牌上写着“肿瘤病房”。在敏敏毕业分配进药厂后不久，岳母因肺癌不治去世了……

我们搬进新居，很多亲戚朋友来访，见装饰新潮的家里多了一部红色的老座机，且提起来还有电流声，大家都倍感诧异，我解释说这部电话是岳母当初购买的，留着算是对岳母的一份纪念吧。

其实，一直开通着这部电话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岳母临走前曾说过，她给刘爷爷的家人留下了家里的座机号码，希望爷爷哪天清醒一些能想起收养妹妹的那家人的情况，好及时联系我们，那年月没有手机，这部座机电话是岳母留给大家唯一的联系方式。

火焰让我舞蹈

苏桓稼